

非洲
文学丛书
✱

非洲当代 中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I4.4
1

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

高长荣 编选



女子学院 0058939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多

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4,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2}$ 插页2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500

书号 10208·139

定价 1.25 元

出版说明

非洲当代文学是在上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非洲幅员广大，有些国家相距甚远，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不尽相同，历史发展情况各异，文化传统也千差万别，但是非洲各国文学的发展却有一个共同点：起步晚，发展快。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非洲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新军，给世界文学增添了光彩。

在各种体裁的非洲当代文学作品中，占主要地位的推中、短篇小说。在小说创作的园地里，近几十年间涌现了不少很有成就的作家，如：阿尔及利亚的穆罕默德·狄普、穆罕默德·伊斯玛特、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西普里安·埃克文西、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迈哈穆德·台木尔、南非的理查德·里夫、亚兰·佩顿、肯尼亚的詹姆斯·恩古吉、乌干达的恩里科·塞鲁玛、塞内加尔的桑贝内·乌斯曼等。其中一些作家，不仅以中篇小说见长，而且也写过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有的并已蜚声世界文坛，他们的作品也早已译成世界各种文字。非洲不少作家都是采取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从他们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来看，有的是反映“新”与“旧”

的冲突的，有的是着重描写风习的，有的是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还有的是描写革命斗争的。

这个集子选译了上述这些作家和其他一些作家的部分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通过这些作品，大体可以看出当代非洲文学的概貌。

目 次

火花.....	[马达加斯加]列·拉捷米沙-劳里逊 (1)
出卖心脏的人.....	[乌干达]恩里科·塞鲁玛 (28)
路边的咖啡馆.....	[南非]理查德·里夫 (50)
自由之夜.....	[尼日利亚]西普里安·埃克文西 (61)
猎豹.....	[塞拉勒窝内]阿·尼柯尔 (80)
最后一滴.....	[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伊斯玛特 (104)
尼玛——她在哪儿啊	
.....	[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狄普 (113)
山洞中的人.....	[突尼斯]穆罕默德·阿里-马尔基佐 (128)
十字架下的婚礼.....	[肯尼亚]詹姆斯·恩古吉 (146)
起诉.....	[利比亚]阿布杜拉·阿里-古维里 (167)
“姑娘，回家去吧！”.....	[南非]亚兰·佩顿 (175)
战争中的姑娘们.....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194)
这是艾莎在歌唱.....	[摩洛哥]本·热龙 (216)
古里法先生.....	[加纳]阿代莱德·凯思立-海福 (221)
艰辛世道.....	[坦桑尼亚]穆拉伊·卡·奇乌梅 (234)
孔丹·迪阿拉的夜晚.....	[几内亚]卡马拉·拉耶 (278)

给我妹妹找丈夫.....	[埃及]伊·古杜斯 (287)
汇票.....	[塞内加尔]桑贝内·乌斯曼 (301)
小偷与狗.....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384)
作者简介	(519)

火 花

[马达加斯加]列·拉捷米沙-劳里逊

一

这几天，首都一片节日气氛。这儿正在召开医生代表大会。这样的集会在安塔纳纳里瓦的整个历史上还从未见过。全岛的医生都聚集在首都——有在国外领到医学院毕业证书的医生，也有国内著名的巫医。

这天是星期三。将近黄昏，一辆出租汽车在雅兴饭店门口停下来，然后载着沙利·朗连查大夫跟他的妻子埃伦·劳里苏阿，往安卡季瓦塔他们的家中驶去。汽车开过阿纳利亚凯里公路，穿过阿姆布希查杜瓦隧道，往左一拐弯，便停在一条街上。这条街不久以前才盖起一些相互紧挨着的小得象玩具似的别墅。

朗连查在街上向司机付了车钱，搂着他的妻子朝自己的屋子走去。

体格健壮的朗连查穿着一套雅致的礼服，白衬衫浆得笔挺，皮鞋油光发亮，看上去十分潇洒。为了跟他相配，埃伦是一身绣金的黑绸衣服，脚穿一双白鹿皮鞋，纤细的

手臂上戴着一对贵重的镯子。

朗连查径直走进卧室，正准备上床睡觉，不料埃伦把他叫到了阳台上。

他们并肩站着，手肘支在栏杆上，沉湎在周围一片寂静中。天上闪耀着点点繁星。一阵凉风吹来，埃伦不由得用手捂住了眼睛。

“你困了吗，亲爱的？”朗连查问。

“不不，”埃伦说。“只是眼睛睁了一天有些疲倦。今天参加会议的人真多啊！”

“是啊，真多！单是医生就有一百五十名左右。”

“我在那儿遇见了巴库里，可不知怎的竟没有见到她的丈夫。”

“库杜阿尔吗？他跟我在一起。我们正在准备明天的议程。埃伦，真没想到他们已经有八个孩子了！你知道，他们结婚比我们只早了一年。”

“大概有双胞胎吧？”

就在这一刹那间，他们俩都想起了九岁的苏留夫——他们唯一的孩子，眼下正在埃伦的父母家作客。

“埃伦，你今天注意到那个坐在法国人右面的中年男子没有？”

“是那个胖胖的有点秃顶的男子吗？”

“正是！他的报告排在明天头一个。他刚从法国回来。参加医生协会已有二十五年了，听说还享有世界声誉呐。”

“那当然啰，我们全比不上他……朗连查，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儿有个人……”

“谁，埃伦？”

“其实，这也不重要……”

“对不起，亲爱的，我还有点搞不懂。”

“我是想说……他真象……拉捷里。”

“你怎么了，埃伦？拉捷里去那儿干什么？”

“不知道……可那人象得出奇。只是脸变得稍为长了一点，下巴没有刮。脸颊上的黑胡子也好象一星期都没剃似的。”

“嘿！你对他倒是瞧得够仔细的。放心吧，埃伦，这当然不是拉捷里。你自己想嘛，他既然在卫生学校的毕业考试中没考及格，怎么还能成为医生协会的会员呢？他早离开医务界啦！”

埃伦知道再谈下去没有好处，便默不作声了。

“临睡前我还要去看一会儿书，”朗连查说，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你要是还想透透气，就应当在肩上披点什么，夜凉了。”

埃伦遵照丈夫的劝告进去披了条披肩，然后又回到阳台上。

月亮已经升得高高的。埃伦默默地注视着那朦胧的月光。跟丈夫的谈话使她很激动，一群孩子正在隔壁院子里玩“未婚夫妻”游戏，他们的戏谑声勾起了她对昔日的回忆。

她想起她同朗连查的婚事。那是十年前发生在这安塔纳纳里瓦的一件事……

沙利·朗连查和让·拉捷里以前在一个学校里学习。那时，他们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但朗连查出生在一个有钱人家里，拉捷里呢，是个道道地地的孤儿，靠自己的穷亲戚过活。在外表上，他们也迥然不同。朗连查矮小结实，拉捷里高大匀称，眉目清秀。拉捷里的学习总是很出色，朗连查却老不及格。

朗连查家隔壁住着劳里苏阿一家。空闲的时候两个好朋友常常跑到劳里苏阿家去玩，跟他们的大女儿埃伦一起听听音乐、走走跳棋或是下下象棋。年复一年，当两个好朋友读完卫生学校二年级的时候，拉捷里跟埃伦相互爱上了。他们决定等拉捷里毕业考试一结束就结婚……不料……拉捷里竟考了个不及格。大家都很惊奇——因为拉捷里一直被认为是个优等生，而且大家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求补考一次。据说三天以后，他到学校去过一次，从此谁也没再见到他。又过了四个月，埃伦就嫁给了他的好朋友朗连查……

“难道那人真的不是拉捷里吗？”埃伦自言自语道。

“我为什么不走过去问问：那时他为什么要抛弃我？”埃伦已经摆脱不掉这个想法。甚至在梦中，它都跟随着她。于是第二天早晨醒来，她就断然决定无论如何要把那人的一切尽可能都弄清楚。

埃伦为丈夫准备好了简便的早餐——他急着要去开会，然后她又来到阳台上。这是个美妙的早晨。朝阳冉冉升起，霞光唤醒了周围的万物，但埃伦的脑海里仍然萦绕着对拉捷里的痛苦回忆。她拿定主意：“等朗连查一走，我就去找拉沃大婶。她也许知道那人的什么情况。昨天她的丈夫——拉召纳大夫不是跟他谈了好一阵话吗？”

朗连查走后，埃伦随即叫了一辆人力车，来到拉沃大婶家。她正在收拾屋子。

“是你，真没想到！”拉沃大婶嚷道。

“没想到吗？是啊，当然啰，就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一样。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阿姆班查是怎么生活的吗？拉召纳大夫在城里当医生，朗连查在乡下巡回医疗。那时我们当中有谁想到过我们又会在安塔纳纳里瓦重逢呢？”

“是啊，你说得对。那你现在日子过得如何呀，埃伦？”

“很好。你呢？……”

埃伦迫不及待地想开始谈那人的事，她正是为了这件事才亲自来找拉沃大婶的。等照例的客套话一结束，埃伦又迟疑了一会，接着便鼓起了勇气。

“我想问你一件事，拉沃大婶……”

“什么事，埃伦？你别不好意思，孩子，干脆说

吧。”

“我想问您，拉沃大婶，您认不认识昨天跟拉召纳大夫谈了好一阵话的那个年轻人？”

“你说的是谁啊？”拉沃大婶使劲揉了揉额头，竭力回想。

埃伦唯恐她一点都想不起来，连忙提醒道：

“那个年轻人很象那个跟我兄弟一起学习的青年。我们跟他十分要好。”

“哦……是那个身材匀称、相貌英俊……目光柔和的年轻人吗？”

“完全对。”

“那就是劳里法哈纳啊。”

“谁？”

“劳里法哈纳。是不是他？”

“不，拉沃大婶，那个青年叫让·拉捷里。”

“埃伦，长得很象的人到处都有。”拉沃大婶说。

“那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

“我可说不准。拉召纳好象说过，他是在阿姆巴冬拉查卡附近一个外国人那儿工作。”

“真是奇怪的年轻人。”

“是啊，简直怪极了！听说在他生活的那个地方，他的行为使大家都感到惊讶。他出出进进总是穿着乡下人穿的衣服。要是我没记错，有一次我在阿姆巴冬拉查卡的集市上看到过他。他就穿着乡下土制的衬衫，系着粗布围

裙。不过拉召纳对我说，别看他那一身打扮，他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埃伦一声不吭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说，埃伦，你怎么不去问问他本人呢？”拉沃大婶接着说。“他就住在阿姆邦鲁纳街那幢紧挨着邮局的屋子里。”

这个主意使埃伦惊得打了个哆嗦。她的心一沉，只觉得两腿软弱无力，可是她仍镇静地回答：

“您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拉沃大婶。太感谢您了。”

“是啊，拉沃大婶说得对。”埃伦在回家的路上这样想。“我当然应该跟他本人谈谈。”于是她叫人力车夫把车子向阿姆邦鲁纳街拉去。但她立刻又犹豫了：“万一这真的不是拉捷里，我岂不是平白无故地打扰了一个不相识的人吗？……再说，要是拉捷里不愿意跟我谈怎么办？”她正准备返回去，可是迟了，车子已经停在她要找的那幢屋子前面，埃伦鼓起勇气在门上笃笃地敲了几下。

开门的是一个小伙人。

“我找劳里法哈纳先生。”埃伦说。

“请进，他这就来。我该如何介绍您呢？”

“埃伦·劳里苏阿女士，沙利·朗连查大夫的夫人。”埃伦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

说着，她一面在兼作办公室的客厅里坐下，一面抱怨自己：为什么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呢？可是不一会，她就安

心了，她断定，如果这真是拉捷里，那她就做对了。

终于传来了脚步声，门被推开了……埃伦不由得发起愣来，脸色煞白。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匀称的男子。他迈着坚定的步子向她走来，脸上没有一点诧异的神色，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左手夹着一支香烟。

再不容犹豫了。埃伦脸带笑容地站起身来迎着他走去。

“您好，拉捷里！”

年轻人显得很惊讶。他两眼注视着她，从容不迫地说：

“对不起，太太。您也许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吧。我不叫拉捷里，我也不记得自己曾在什么时候跟您见过面。”

这时埃伦觉得，他似乎真的是另一个人。

“噢，对不起。昨天我在饭店里偶然看见您，便把您错当作自己的一个熟人了。您跟他真是象得出奇！”

“你弄错了。我叫劳里法哈纳。不过您也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太太。长相一样的人经常可以遇到。我有时也弄错过。”

埃伦失望地望着年轻人，缄口不言。

他把椅子往写字台跟前移了移，便坐下来，显然是向埃伦示意：谈话已经结束。

“打扰您了，先生，实在对不起。再见！”

“祝您一切如意，太太，”劳里法哈纳回答，同时

连身子都没从椅子上抬一抬。

埃伦径直向门口走去。

走到门旁，她转过身来，盼望他能回头望她一眼，谁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依然读他的书。

“天啊！我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埃伦回到家里，一面做午饭，一面责备自己。“居然闯到一幢房子里去找一个陌生男子！这要是给朗连查晓得了多不好！那个男子当然不是拉捷里，要不然，他见了我能对我那么无动于衷吗？我应该相信朗连查和拉沃大婶的话，除非是疯子。拉捷里，亲爱的！你在我心里从未消失过！昨天的相遇原来不是一线希望之光，倒象一束闪电的蓝光烧掉了那路上的一切。拉捷里，你临走怎么连一句告别的话都不跟我说呢？如今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可是我一直记得你，我到处来找你。”

埃伦伤心地叹了口气……现在，当她确信那个年轻人不是拉捷里时，她心里反倒平静了。事实上，她对他又犯了什么罪呢？她不过是一只随同柴薪一起给人抱走的蚂蚁，或是一只从窝里飞走、永不复返的小鸟而已。尽管如此，埃伦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她始终不渝地爱着拉捷里。

一种沉重的难以忍受的焦急心情攫住了埃伦。她越想越确信劳里法哈纳不是别人，正是拉捷里。她一下子恍然大悟：“也许拉捷里根本不愿意认我吧？！”

爱情有时会使一个人采取最意外的行动。她决定再一

次试试自己的命运，便坐下来提笔给他写信。

她写完信，仆人恰好走了进来。

“我正要叫你，拉贝。”埃伦说。“今天是星期四，你不是要到自治局去听音乐会吗？请你顺路照这个地址送封信。”

人们常常会犯粗心的毛病。等仆人走后，埃伦才想起她为什么要给他写这封信呢？她半躺在沙发上，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当她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五点钟，厨房里传来了餐具的碰击声——原来拉贝回来了。埃伦连忙喊了他一声。仆人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出现在她跟前。

“我在半路上偶然遇见了主人，他让我把这张字条交给您。”

丈夫在字条中告诉她，他因为有些事情还要耽搁一阵，七点左右才能回家。

“好吧，拉贝，你去干自己的事吧，”埃伦说。“好啦！等一等，那封信你送了没有？”

“噢，太太，对不起。我差一点给忘了。回信都已经捎来了。”

埃伦不由自主地欠起身子。

“回信呢？”

“我这就去拿，请等一下，我把它放在客厅里了。”

当埃伦从拉贝手里接过信时，她只觉得自己全身都在发抖。她关紧房门，拆开信封，取出了四张信纸，只见每